廿一史論賛 六七

後漢 三國

九

漢書門 類
二三九 號
一三七 函
二〇五 架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二三一九 號
二〇 冊
二九〇 函
一七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19
冊數	20(	5)
函號	290	124

二十一史論賛　後漢書

列傳

黨錮

宋　范曄　著

明　沈國元　閲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定性〇書）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効己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褫氣片言違正則厮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

内閣文庫
日本政府圖書
淺草文庫

德既衰狙詐萌起彊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綰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杖劍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紼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

（列論世風相疑處亦得原委）

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閒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人為謠曰汝南太守范

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誶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

睦、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
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廚、廚者言
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
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
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
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為八顧、朱楷、田槃、疏耽、薛敦、宋布、唐龍、嬴咨、
宣褒為八及、刻石立墠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
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
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
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
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
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
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
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
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
及五屬、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
已輕、服屬疏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
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

出類拔萃

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

有識

孫月峯曰平平鋪去亦頗有漢飾辭腴而氣暢後綜括黨事始末更有筆力是蔚宗得意之文字

千古奇禍中涓成之中涓解之甚矣其可畏也此文儘佳不知昭明何以不取

李膺范滂

李膺振拔汙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埶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槩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於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本志

鍾伯敬曰不黜出孟博文勢無痕

韓張甫曰振筆而往積憤激壯之概與墨波相為回薄讀之生我慚云

張儉

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季布逃亡朱家甘罪而張儉見怨時王頻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為之主至乃損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以區區一掌而欲獨堙江河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

楊用修曰色調俱亡

唐表臣曰為其難者心固可取未應以此相砭

郭太

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沉阻難徵、故深厚之性、詭（着）於情貌、則哲之鑒、惟帝所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肰而遜言危行、終享時晦、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絶也、

沈無謀曰、性特有主、原是林宗涉世本領、論者猶致疑焉、何哉、

明或諸公、其趣不同、所疑則一、未易斷也、

竇武何進

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内倚太后臨朝之威外迎羣英乘風之埶卒而事敗閹竪身死功頽爲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傳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敗於泓也

鍾伯敬曰漢患外戚梁氏用宦官除之患宦官用董卓除之患董卓用諸侯除之而漢隨以亡病漸重則醫漸難醫漸難而醫之用藥有所不暇擇一患除而除患者留爲患因病求藥而藥復爲病更數病而以身從之善爲國者勿使成極重之勢而已

唐聖俞曰以智責二子切中膏肓文亦有餘感

孔融

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諆平仲立朝有紓盗齊之望若夫文擧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啟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員圓委曲可以每其生哉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鍾伯敬曰孔文擧本名士體氣高妙如琪花瑤草雖不結實自是風塵外物而好談経濟喜功名竟無所成只是一疎耳疎之一字是名士本色而経世人殊用不着然又恥不能経世勉作

経濟事尤是名士大病未可以文擧高妙遂不責實而槩以経世許之司馬彪曰文擧在北海自以溢才命世又自許太志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肰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但能磔綢張羅其自理甚疎此言字字中文擧病只須一疎字耳肰其膽量意氣在禍福之外實其所長若陳元龍具湖海氣其経濟實用則又可觀養鷹養虎之諭弄一勇夫於掌股之上光景在目使呂奉先嗔喜不得妙舌妙手也

北海延抑劉曹之際節直而心苦此論能推其實音徽如旦

荀彧

自還帝西京山東騰沸天下之命倒懸矣荀君乃越河冀間以從曹氏察其定擧措立言策崇明王畧以急國難豈云因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誠仁為己任期紓人於倉卒也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命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為中賢以下道無求備智算有所研疎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方時運之屯邅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勢彊則皇器自移矣此又時之不可茲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

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孫月峯曰層層見奇有婉致有腴味

鍾伯敬曰甚矣荀彧之意俊而勞也奉迎天子以從人望令諸侯是曹氏取天下妙題實自彧首發之董卓兵起曹公亦恐其倚王室之重則老瞞胸中亦覷定久矣當時許攸曾以說袁紹紹不用而使曹氏占此先着袁曹相拒官渡孫策欲襲許迎天子而策死紹讓此先着以資操策欲爭之而不逮有天焉可見智謀之士手眼明捷畧同彧首發此謀為曹氏佐命之冠心不可負功不可掩察其始終一念隱衷苦苦欲諱之者何也蓋彧有用世之才之志舍操無可事者而又不欲公然為曹氏私人得罪萬世勸操擁戴天子故奉操征伐皆一以天子之命彧儼然身為漢臣此彧之隱情為操實以自為也操久亦彧窺見之及九錫之舉彧猶愚操以大義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不知操取天下之局取予先後大半自彧定之形勢合操已不得復為漢臣而彧欲不為曹氏功臣其可得乎彧以大義愚操欲自全其名操即以愚彧而取其實彧已死而操猶以愚天下後世曰天命在我吾當為周文王有為曹之實而又欲不失漢臣之名甚矣彧之意俊而勞也

侯廣成曰原心以立論存恕以疏觀得史家之體要矣

皇甫嵩朱儁

皇甫嵩朱儁竝以上將之畧受賑倉卒之時及其功成師剋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放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稱時人説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斂策而已不有爲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而能終以歸全者其致

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為先斯亦行身之要與

滌月峯曰應起跌宕有勢三轉亦有筆力深著不伐之美可稱格論功名熱中人聞之不減氷壺一濯

董卓

董卓初以虓闞為情因遭崩剝之勢故得蹈藉彝倫毀裂畿服夫以刳肝斮趾之性則羣生不足以猒其快肸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尚有盜竊之道焉及殘寇乘之倒山傾海崑岡之火自玆而焚版蕩之篇於焉而極嗚呼人之生也雖矣天地不仁甚矣

（表○之○以○堄○同○類○相）（忌相残者）

唐表臣曰俊邁

末二語傷心之極挑燈三復不知其涕泗之何從也

劉虞公孫瓚

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行飭身卓然不羣者或未聞焉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美哉乎季漢之賢宗子也若虞瓚無間同情共力糾人完聚稸保燕薊之饒繕兵昭武以臨羣雄之隙含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佳烈何遠之有

沈調象曰漢季羣英皆以疑忌自相吞滅無間二字彼固未之講也論中代為籌畫所以深恤其迷復耳可勝唏噓

袁紹劉表

袁紹初以豪俠得衆。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爲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狠剛而不和。愎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亡徵。劉表道不相越。而欲臥收天運。擬蹤三分。其猶木偶之於人也。

規刺調笑。咸中情實。行文亦復豪宕自喜。

劉馬

劉焉覩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底乎見幾而作。夫地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衍則僭奢之情用。固亦恒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閑隘養力。守業先圖。尚可與歲時推移。而遠輸利器。靜受流斥。所謂羊質虎皮。見豺則恐。吁哉。

姬仙期曰。筆。致。潛。永。

為焉璋設謀。實皆先着。使果出此。豈天所以奪其鑒之意哉。存其說以備考可也。

袁術

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肰大致受大福者歸於信順乎夫事不以順雖彊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曰失忠信變詐妄生矣況復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雖假符僭稱歸將安所容哉

誅絶變詐義凜辭嚴

循吏傳（只此句便領起一篇之脉）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僞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賈兼百金詔以馬（妙用）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於禁坐廣求民瘼觀納風謠（以上重發君德此方轉入循吏）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爲杜母任延錫光移變

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談肰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玆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邊鳳延篤先後為京兆尹時人以輩前世張趙又王渙任峻之為洛陽令明發姦伏吏端禁止肰道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今綴集殊聞顯迹以為循吏篇云

孫月峯曰平平敘去亦自雅淨

上有恭儉之風下有循良之績真如響之赴桴影之從形此論自光武躬行說到化效源流井井文之極有體要者

酷吏傳

（滑世本）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横邦邑桀健者則雄張閭里且宰守廣遠戸口殷大故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肆情剄烈成其不撓之威違衆用已表其難測之智至（筆勢掀舞）於重文横入為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故乃積骸滿穽漂血十里致温舒有虎冠之吏延年受屠伯之名豈虚也哉（應轉有力）若其揣挫强執摧勒公卿碎裂頭腦而不顧亦為壯也自中興以後科綱稍密吏人之嚴害者方於前世省矣而閹人親婭侵虐天下至使陽球磔王甫之屍張儉剖曹節之墓若此之類雖獄快衆憤亦云

酷矣儉知名故附黨人篇

孫月峯曰鍛語工故色濃鍊調圓故味永

漢吏酷於豪強後世酷於良善狥已私與拱衆憤者固自別也

篇中若抑若揚文情波詭

酷吏傳二

古者敎龎善惡易分至於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叔世偸薄上下相蒙德義不足以相洽化道不能以懲違遂乃嚴刑痛殺隨而繩之致刻深之吏以暴理姦（深中情弊）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漢世所謂酷能者蓋有聞也皆以敢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譽諠柰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故嚴君蚩黃霸之術密人笑卓茂之政猛旣窮矣而猶或未勝肰朱邑不以笞辱加物袁安未嘗鞫人贓罪禁人不欺犯何者以爲威辟旣用而苟免之行興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苟免者威隟則姦起感被者人亡而

思存由一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乎
以怨恩行其刻筆幾於劉四之惡

宦者傳二

自古喪大業絶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至於釁起宦夫其畧猶或可言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或借譽貞良先時薦譽非眞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眞邪竝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視聽蓋亦

有其理焉詐利既激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間至戚發憤方啟專奪之隙斯忠賢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爲墟易曰履霜堅氷至云所從來久矣今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

淩接頓激都照應所衛有由一語深細醇懇外略内詐腊腴之文也

儒林傳

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生遊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嬴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傳或詭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説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譊譊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

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屏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執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豈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深嚴）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

鍾伯敬曰：雍容不迫，以典贍見態，構法極工。放筆疏潤，不為聲悅之言。

文苑傳

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為貴抽心呈貌非彫非蔚殊狀共體同致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

總是容告不盡數語融括心陶有禀神明之菜也

獨行傳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數、意、好、)有所不為者矣、如此性尚分流、為否異遠矣、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衆也、或志剛金石、而尅扞於强禦、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心、蹈義陵險、死生等節、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不、親、其、事、者、不、知、此、味)而情迹殊雜、難為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何等鄭重)措之則事或有遺、載之則貫序無統、以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絶、故總為獨行篇

烏虖僞諸闕文紀志漏脱云爾

作者苦心耿耿若揭其以搽脈為喜者當非惇良之品

方術傳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扃於明靈之府封縢於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闚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鈐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賾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虚之術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而

透出玄意

斯道隱遠玄奥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或開末而抑其

端或曲辭以章其義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懐協道蓺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届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為内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擯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為此也夫物之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礙或同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數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中世張衡乃陰陽之宗郎顗咎徴最家餘亦班班名家焉其徒亦有雅才偉德未必體極蓺能今蓋糾其推變尤長可以弘補時事因合表之云

提悟無窮

詭俗

孫月峯曰典則亦有春容之度

左大來曰容麗之文疑乎端慤斯真不迷聖統者也

樊英傳

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脩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為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為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乖用。（確而妙）本乎禮樂適末或疎。及其陶縉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邈用表乖之數跡乎而或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至乃誚諫遠術、賤斥國華。以

為力詐可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于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孟軻有言曰以夏變夷不聞變夷於夏況有未濟者乎

有用無用分表的確名士風流古今一轍讀此論者怒耶笑耶

逸民傳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兹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二字全括安達）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耻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

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簒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簒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引古語應感致）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絶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綠月峯曰雅淨有婉致淡而味永

沈長升曰論極峻潔堪襞諸公

高鳳

先大夫宣侯、嘗以講道餘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傳、輟而有感。以爲隱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論之、曰、古者隱逸。其風尚矣。潁陽洗耳。耻聞禪讓。孤竹長饑。羞食周粟。或高棲以違行。或疾物以矯情。雖軌跡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凌青雲之上。身晦泥汙之下。心名且猶不顯。況怨累之爲哉。與夫委體淵沙。鳴弦揆日者。不其遠乎。

心名不顯。寫得逼真。白露蒹葭之外。有此知已。

列女傳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則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述為列女篇、如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嫕李姬、各附家傳、若斯之類、並不兼書。於但摉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

末語殊見樂取之懷。偏識狷腑。未可與於著述之林也。

東夷總論

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畧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為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耳其後遂通接商賈漸交上國而燕人衛滿擾雜其風於是從而澆異焉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

（此段峯巒奇）

箕子入而風淳燕人擾而俗異作法之原可不慎哉跌宕轉化

之妙只在一二字間運用奇絶

南蠻西南夷

漢自征伐戎夷有事邊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至於傾沒疆埸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以予孝武亦英雄本色）若乃文約之所沾漸風教之所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著自山海經志者亦畧及焉雖服叛難常威澤時贖及其化行則緩耳雕腳之倫獸居鳥語之類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陵海越障累譯以內屬焉故其錄名中郎校尉之署編數都護部守之曹動以數百萬計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沈沙棲陸之瑋寶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宮幄焉又其賓幏火毳馴禽封獸之賦軨積於內府夷歌巴舞殊音

異節之枝列倡於外門豈柔服之道必足於斯肰亦云致遠者矣

蠻夷雖附阻巖谷而類有土居東涉荆交之區布獲巴庸之外不量肰其凶勇狡算薄於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為劣焉故關守永昌肇自遠離啟土立人至今成都焉

抑揚之妙不數五音海市蜃樓未為奇麗斯論之大致也若其歆風警節駸駸乎登班馬之堂矣

西羌

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辯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埶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畧豈夫識微者之為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辛有浩歎於伊川也

張燁如曰江統徙戎論識者所繇嘆其先知也

貪暫安忘遠畧邊備自古而肰閱之增慨

西域

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一致遠之畧。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薾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貢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贏金而賜。龜綬後服則繫頭顙而釁北闕。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絶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産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

西北要務

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奇事）（怪事）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正大之論）

茅鹿門曰。語排而態能宕。所以為佳。

鍾伯敬曰。妙兼山海。旨寫華梵。足參微言。匪誰寔錄。

史道隣曰。若存其通。則佛教原非可外。措疑取同。方見吾道之大。此論出。兩家徒無庸喙長一尺。

南匈奴

漢初遭冒頓凶黠種衆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窘平城之圍太宗
政隣刑措不雪憤辱之恥逮孝武亟興邊畧有志匈奴赫然命將
戎旗星屬候列郊甸火通甘泉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內至於窮
竭武力單用天財歷紀歲以攘之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畧相當
矣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得策）因為邊衛罷關徼
之儆息兵民之勞龍駕帝服鳴鐘傳鼓於清渭之上南面而朝單
于朔易無復匹馬之蹤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續以
更始之亂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間侵佚害流傍

境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報命連屬金幣載道而單于驕倨益橫
內暴滋深世祖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忍愧思難徙報謝而
已因徙幽并之民增邊屯之卒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扞
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衛霍之事帝方厭兵間修文政未之許也
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奉藩稱
臣永為外扞天子總攬羣策和而納焉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
之地量水草以處之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
加璽紱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讐釁
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覘望風塵雲屯鳥散更相馳突至於陷
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後亦頻為出師并兵窮
討命竇憲耿夔之徒前後並進皆用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
其窟穴躡北追奔三千餘里遂破龍祠焚罽幕阬十角梏閼氏銘
功封居倡呼而還單于震懾屏氣蒙氈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漢北
千古難得之時百五不易
空矣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上申
光武權宜之畧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袁
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竇憲矜三捷之効
貽禍無窮　小人
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竝恩
兩護以私己福棄蔑天公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自

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爲疢毒胡可單言降及後世翫爲常俗終於吞噬神鄉（可痛）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

孫月峯曰然客不及西羌論而筆勢却雄宕

汪雨若曰叙得淋漓激切使人悲喜横集

匈奴勢合則強分則弱當其強則和柔以制其敝當其弱則移徙以清內地樂戎之法窺其將然而預爲之所斯不窮之道也追覽二漢得失之策豈非後世之權輿哉

烏桓鮮卑

四夷之暴其埶互彊矣匈奴熾於隆漢西羌猛於中興而靈獻之間二虜迭盛石槐驍猛盡有單于之地蹋頓凶桀公據遼西之土其陵跨中國結患生人者靡世而寧焉然制御上略歷世無聞周漢之策僅得中下將天之冥數（反言以詰之）以至於是乎

孫月峯曰此論似是卒成之終草草殊不加意

天數雖推人謀可據歸之冥冥盡乎責人之辭也豈爲彼開一委卸地耶

三國志

三國志小引

是志也文中子稱其依大義而削異端溫公善其敘事勁而有體范頴亦稱其詞多勸戒有益風化雖文艷不及而質直過之第其帝魏退蜀昧于大統于是習鑿齒作漢春秋以蜀爲正魏爲簒謂漢亡三年則已爲晉炎興之名天實命之蕭常亦著續後漢書指壽所見之舛至謂其啷孔明髠父而爲貶辭求丁氏之米不獲而不立傳則苛矣史通云備王道則曹逆而劉順歐文忠論正統而不削魏其

賔客章望之著朝統論譏之或云國各有史何蜀之不自振也朱子曰孔明治蜀不曾立史陳壽蕳拾而爲蜀志故甚略孔明極仔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不暇及此耳此論極確然陳評語語蕳切非他人所能贊一辭也

古吳沈國元飛仲題

二十一史論贊目錄

古吳 沈國元飛仲 批評　　子 沈 琦韓來 較
虎谿 姚 佺僊期　　弟 姚 琪孚尹 仝較
禾上 朱國材幼柱 仝閱　　侄 朱 杰非庸

三國志

魏書

武帝
文帝
明帝

三少帝
后妃傳
董卓袁紹袁術劉表傳
呂布張邈臧洪傳
公孫瓚公孫度陶謙張楊張燕張繡張魯
諸夏侯曹
荀彧荀攸賈詡
袁渙張範涼茂國淵田疇王脩邴原管寧
崔琰毛玠徐奕何夔邢顒鮑勛司馬芝
鍾繇華歆王朗
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劉放
劉馥司馬朗梁習張既溫恢賈逵
任峻蘇則杜畿鄭渾倉慈
張遼樂進于禁張郃徐晃
李典李通臧霸文聘呂虔許褚典韋龐德龐淯閻溫
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王熊
武文世王公
王粲衛覬劉廙劉劭傅嘏

桓階陳羣陳矯徐宣衛臻盧毓
和洽常林楊俊杜襲趙儼裴潛
韓曁崔林高柔孫禮王觀
辛毗楊阜高堂隆
滿寵田豫牽招
徐邈胡質王昶王基
王淩毋丘儉諸葛誕鄧艾鍾會
方術
烏桓鮮卑東夷

蜀書

二牧劉焉劉璋
先主
後主
二主后妃
諸葛亮
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
龐統法正
許靖麋竺孫乾簡雍伊籍秦宓

董和劉巴馬良陳震董允呂乂

劉封彭羕廖立李嚴劉琰魏延楊儀

霍峻王連向朗張裔楊洪費詩

杜微周羣杜瓊許慈孟光來敏尹默李譔譙周郤正

黃權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張嶷

蔣琬費禕姜維

鄧芝張翼宗預楊戲

吳書

吳主

吳三嗣王

劉繇太史慈士燮

妃嬪

宗室

張昭顧雍諸葛瑾步騭

張紘嚴畯程秉闞澤薛綜

周瑜魯肅呂蒙

程普黃蓋韓當蔣欽周泰陳武董襲甘寧淩統潘璋丁奉徐

盛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
虞翻陸績張温駱統陸瑁吾粲朱據
陸遜陸抗
吳主五子
賀齊全琮呂岱鍾離牧周魴
潘濬陸凱陸胤
是儀吳綜徐詳
吳範劉惇趙達
諸葛恪滕胤孫峻孫綝濮陽興
王蕃樓玄賀卲韋曜華覈

魏書

晉　陳壽　著　　明　沈國元　閱

武帝

姓曹諱操字孟德沛國譙人也漢相國參之後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起手着六數語與秦失鹿天下共逐意同壽蓋欲為操出脫）雄豪並起而袁紹虎眎四州彊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一篇篡字耳觀其正統與魏之意可見）鞭撻宇內擥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四字是操本色）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畧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應大亂意）超世之傑矣

以禪與曹魏則人心不服以篡坐之則操心又不服總之一屬

回護一屬苛責苛責所以存萬古綱常之重回護所以通一時世變之權雖各有其是而要皆非公平之論也善乎王弇洲之言曰當獻帝時董李肇釁拉然土崩海內之欲爲所欲爲者何限有挾亡無挾亦亡亡等耳有挾後亡則曷不修諸葛之政將之以忠純權陷廓清寓宇眞人人心而無忘漢也則漢人心而歸漢德魏也則魏不亦明白坦遂哉而顧狼其嗜狐其態屠僇忠舊敎廢儀節至於弒后辱主而後已噫又何拙也此論出可以服古今之人心可以服阿瞞之心惟其當而已

通尾似無貶辭而只以矯情任算一語寫出一箇魏武小像比史家點睛妙手所謂揚中之抑是也細看自得其用筆之法骨力整峻而渾龐之氣眇矣此時運爲之也

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一曰字作轉）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王何遠之有（語瑑大有恤之之意）哉

按魏傳僅五葉而止丕享祚稍長然行同夷虜絶無中國禮義之風操肉未寒丕即僭竊納帝二女臨喪設樂遠求珍物而子道乖始悅袁熙妻甄氏擁以為妃後寵郭貴嬪甫受禪即殺甄氏而夫綱絶貽謀如此而欲久安長治得乎

貴道德而眇文學識此辭婉猶有良史之遺

明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

評曰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至槩焉於時百姓彫（是三國兵爭）弊（光景）四海分崩不先聿脩顯祖闡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漢武宮舘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

初平原王叡甄氏之嫡子也射麃感父其辭惏怛彼叅身遵父之偏聽哀母之幽死立而改德孰有先於閨房之辨者乃嬖毛貴嬪即廢虞妃寵郭氏即殺毛后胡為乎文帝武宣后崩皆不送葬幼女淑卒則為追謚立廟取甄后從孫合葬南陵厚薄倒置甚矣郭后雖譛殺甄氏寔養叡為子迫之暴崩報施舛錯極

矣。齊王芳非子而子之。司馬懿曹爽。非同心之佐。而漫以霍光金日磾望之。顧可得乎哉。無怪乎革古今。簒弑悖逆之禍而齊發於魏也。此自然之勢也。

且寫驕侈之狀。筆極凝擬。

三少帝芳　髦　奐

評曰。古者以天下為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僭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陳留王恭已南面。宰輔統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於晉。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張太史曰。司馬氏既殺爽。勢必廢芳。芳既廢。勢必弑髦。既弑髦。勢必廢奐而自立。語不云乎。其父行劫。其子殺人。司馬懿行劫。

者也司馬昭與炎殺人者也可謂確論
高貴公丕之長孫也禮宜入承大統見昭專恣憤甚召王沈王
經王業謀討之沈業奔告昭戰於闕下乃被弒而史譏其輕躁
忿肆自蹈大禍嗟乎亦可謂不知義者矣當是時昭逆節已著
路人無不知之髦討之亦弒不討亦弒趙高雖不斬於宗廟子
嬰之義足告先王矣故論者以為髦之拔劍升輦賢於孱王垂
泣辭藩陳留王出舍金墉也殊足為髦出氣
以議論起以叙事終文章正格也惟是説到魏祚之短全繇明
帝令人致慎於承統之重垂教之意深矣

后妃傳一　卞氏　甄氏　郭氏　毛氏　郭氏

許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衰漢乘非其據宰割朝政者
也鑒往易轍於斯為美追觀陳羣之議棧潛之論適足以為百王
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魏史所稱卞甄諸后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故許中置而不道
但言鑒漢之轍不假貴戚以權為曹氏家法之正亦知體識
者矣
五后中卞后最賢觀其辭賞賜取中璫謹事太祖雄猜之主可
為開國母儀

董卓袁紹袁術劉表傳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有也、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己、自取之也、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然皆外寛内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於後嗣顛蹙、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蔡雲怡曰、隨敘隨斷、又總敘總斷、條理井然、末抽紹殺豐一事、以實内忌無決之驗、照應關鎖、具有精思

單提令指中有抑揚之意而筆筆深嚴遂成千古鉄案末拈田豐一節以着從來舉事無成榜様感慨淋漓使人恨紹無用人之明并恤豐無擇木之智也

呂布張邈臧洪傳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於龐萌近魏太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夙隕功業未遂洪以兵弱敵彊烈志不立惜哉

中間忽發知人為難一段大議論如霞標亘霄聳人觀睞

公孫瓚公孫度陶謙張楊張燕張繡張魯傳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以載凶祇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於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繡魯舍羣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則於彼為愈焉

文燈巖曰刺其闇美其明一予一奪斷斷如也逐段類叙而總斷之局法峻甚

諸夏侯曹傳

評曰、夏侯曹氏世爲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並以親舊肺腑、〔一語括盡以下皆從此生出〕
貴重於時、左右勳業、咸有効勞。爽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八字妙〕
所著、道家所忌也。玄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
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見浮只了浮世婚局面平有餘韻〕

辭致曲折悠揚有味、是平陽用意之筆。

荀彧荀攸賈詡傳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也。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歟。（時文批語）

賈詡薦李郭入長安。實爲禍胎。益欲自脫。於李郭之手。而寄其身於張繡。因挾繡繾曹公。而因以自託其身。譎詐如是。安可與二荀同日而論。惟文若抱救世之才。自度無尺寸之柄。何以興復漢室。撥亂世而反之正。環觀羣英。祇操可與有爲。滿望其以伊周之心。行桓文之事。欲用操以平時難耳。詎知操爲命世奸雄。眼力每居人先。知非彧不可與共事。傾心下之。使彧反爲吾

用而不覺故逆乘之請亟從之又言題為漢征西將軍之墓又言為周文王凡此皆所以安頓彧之身心也及割據漸平手滑心恐為所欲為謂無所藉於彧為矣九錫之進彧沮之不能齎志以殞寧不傷哉議者紛紛亦未設身處其地耳合裴松之蘇軾鍾惺諸論參之彧之為彧可概見矣

子長史記引孔子之語為多此評風字志字全是學子輿氏昔人作文必有根據正自占地步處

袁渙張範涼茂國淵田疇王脩邴原管寧傳

評曰、袁渙、邴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蓋是貢禹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名行亞範、可謂能弟矣、田疇抗節、王脩忠貞、足以矯俗、管寧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臶胡昭闔門守靜、不營當世、故并錄焉、

管幼安、王彥方、張子明、胡孔明、當共一傳皆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者、而幼安獨備潛龍之德、確乎不拔、聖人之徒也、其餘節行雖高、籌畫雖奇、然而非此其選矣、邴原品格亞於王管、而竟委質於曹氏之朝、惜哉、

括全傳之旨使十一人行誼約畧可見而位置合節頓挫多風對之如濯魄於氷壺良愜清抱

崔琰毛玠徐奕何夔邢顒鮑勛司馬芝傳

評曰、徐奕何夔邢顒貴尚峻厲爲世名人毛玠清公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庶乎不吐剛茹柔崔琰高格最優鮑勛秉正無虧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貴既明且哲虞書尚直而能温自非兼才疇克備諸

（徵辭）（中正之論）（傾判）（甚矣）

鍾伯敬曰、曹操殺崔琰最是千古可恤人而世多不譚及陳壽以孔融附琰傳末琰地位身分儘高矣

漢末右節義而偏德之士顯然不見於中易之義任性而往多膺禍戮讀恤哉一段真藥石至言當奉以爲居身涉世之準

鍾繇華歆王朗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贍、誠皆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劉實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鍾伯敬曰、漢末名士、惟歆寵劣、除卻弑伏后一事不論、詳其本末、一須老子耳、孫策狗豫章、豈有為人守土而幅中迎款、着而猶以年德受孫郎子弟之禮、豈不媿死、孫郎借歆收衆、歆為所用而不知、或知之而甘為之用、若為不知也

三反議論深刻新奇尤妙在別言以結之不復自斷一語可稱老手

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劉放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雖清治德業、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抑）（又揚）（揚）（抑）（揚）（抑揚語而蘊）

神姿清爍縱括極為苦心一結悠揚是曲終奏雅

劉馥司馬朗梁習張既溫恢賈逵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於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於魏業此皆其流稱譽有名實者也咸精達事機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見述於後也

濟陽王思與梁習俱為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魏武指魏武大怒教名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己罪罪應受死魏武義習之不言思之識分皆釋之裴松之讀史至此議曰習與王思同寮而已親非骨肉義非刎頸而思以身受不測之禍以之為義無乃乖先哲之雅旨

乎式曰習知忍必至決不死之耳噫是豈知習驁哉思事出倉卒舉朝失措習慨然代往獨行其意前無所懼後無所顧斯天下之至烈也夫以寅諠為可緩而不前國未可以言勇若以為知其來而姑應之假使繫至即刑思不及白將奈何為此之論者亦大傷仁人義士之用心矣豈可勸示乎後世哉

不置部署只言惟時事權既隆而所任皆民譽縕重朝廷操制之善議論有識有體筆力亦駘宕又是一格

任峻蘇則杜畿鄭渾倉慈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縫太祖闕土殖穀倉庾盈溢庸績致矣（○眼○力○還○他○第一○）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總○體○到○名○守○上○愛○民○之○意　可摘）恕屡陳時政經綸治體蓋有可觀焉

蔡雲怡曰諸人各有本末而皆以守得名可見上所重在民巖則下必有起而應之者漢之名卿碩輔嘗出入為相守是時去漢未遠猶有盛代之懿風

思深力厚琢鍊之極韻致亦復飄折雋永

張遼樂進于禁張郃徐晃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定評）五子為先于禁冣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為稱樂進以驍果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

抑揚徼婉冷然可思其着神都在幾箇轉折虛字

李典李通臧霸文聘呂虔許褚典韋龐德龐淯閻溫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呂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樊噲也龐德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淯不憚伏劒而誠感鄰國閻溫向城大呼齊解路之烈焉

語語精采然在諸君當之亦非溢量

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王熊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其此之謂歟、

鍾伯敬曰、任城王彰召至、謂臨菑侯曰、先王名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觀此語、植、無奪嫡之志、明矣、

羅有持曰、丕之忌忮、植之疎傲、兩者交譏矣、然、其隙之開、蓋在乎操之不斷、操愛少子植、問於賈詡、詡不對、曰、適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操大笑而罷、夫植雖不得立

而王之忌植當何如哉人之貽謀何可不善
一以武折一以文禍不競不絿宜君宜王評語之所寓者遠已

武文世王公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義廢為法之弊一至於此乎

袁子曰魏興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減不可則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儕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游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苦情亦真情）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既違宗國藩屏之

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

鍾伯敬曰中山王袞恭謹退讓極能韜晦而文道一道必欲與子建爭甚矣名根之難化也

子建為文帝所疾中山借文字相軋為逢迎政是一老奸詐

王粲衛覬劉廙劉劭傅嘏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處常伯之官興一代之制然其沖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衛覬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學籍文質周洽劉廙以清鑒著傅嘏用才達顯云

鍾伯敬曰王粲策袁曹成敗陳琳諫止何進召四方猛勇皆明於天下大計未可以文士掩之也

王順渠曰詳覽紀傳不見仲宣興制之詳也其與陳阮應劉俱文士之靡耳至於衛覬劉劭傅嘏諸賢謀猷足以裨國明達足

以建事皆有用之才也乃猥與諸浮薄同傳而又次於其後陳
氏之鑒别陋矣
起手數語將應求之妙説透六人之才得所主而益彰令我愈
深知己之感

桓階陳羣陳矯徐宣衛臻盧毓

評曰桓階識覩成敗才周當世陳羣動伏名義有清流雅望泰弘
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内輕外故八座尚書即古（此既峯起波折文章變化處）
六卿之任也陳徐衛盧久居斯位矯宣剛斷骨鯁臻毓規鑒清理
咸不忝厥職云

短文寵雜揩手整易板實散易冗浮故或於起處作步或於中
間出奇或於收處撤韵原無定格此評忽叙到國家典制之善
寵為近古無中生有一洗平鋪直叙之陋矣

和洽常林楊俊杜襲趙儼裴潛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義杜襲溫粹識統趙儼剛毅有度裴潛平恒貞幹皆一世之美士也至林能不繫心於三司以大夫告老美矣哉

素心人　真

宋先之曰表林為勇退之勸可當冥夜清鐘

章法原不必句句照應此獨以林不戀要職為純素之証從其重者大者而結之也

韓暨崔林高柔孫禮王觀

評曰、韓暨處以靜居行化、出以任職流稱。崔林簡樸知能、高柔明於法理、孫禮剛斷伉厲、王觀清勁貞白、咸克致公輔。及暨年過八十、起家就列、柔保官二十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於茲爲疚矣。

（巧宦）

讀此使人重引年之誼知止之戒

辛毗楊阜高堂隆

評曰、辛毗楊阜、剛亮公直、正諫匪躬、亞乎汲黯之高風焉、高堂隆學業脩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

三人直言敢諫、有古大臣之風、而阜全巽、遂超其義烈、尤偉隆欲改正朔、毗請法舜禹之事、不必相反、可稱雅量、史傳有此、寧非有國者之先歟、

滿寵田豫牽招

評曰、滿寵立志剛毅、勇而有謀、田豫居身清白、規畧明練、牽招秉義壯烈、威績顯著、郭淮方策精詳、垂問秦雍、而豫位止小州、招終於郡守、未盡其用也

用而不盡與不用同、令人不勝扼腕

徐邈胡質王昶王基

評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質素業貞粹、王昶開濟識度、王基學行堅白、皆掌統方任、所稱著績、可謂國之良臣、時之彥士矣、

骨節珊然

王淩毋丘儉諸葛誕鄧艾鍾會

評曰、王淩風節格尚、毋丘儉才識拔幹、諸葛誕嚴毅威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志迂、不慮禍難、變如發機、宗族塗地、豈不謬惑邪、鄧艾矯然彊壯、立功立事、然闇於防患、咎敗旋至、豈遠知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所謂目論者也、

陳木叔曰、司馬昭廢立不臣、故儉欽舉兵討之、事雖不克、亦可以伸大義於天下矣、晉史黨於所事、皆以反書、遂使忠義之士反被亂賊之名、惜哉

沈去疑曰斷制合節

方術

評曰華佗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宣之相夢管輅之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矣昔史遷著扁鵲倉公日者之傳所以廣異聞而表奇事也故存録云爾

鍾伯敬曰管公明負絶才絶情而闇道者也以術數掩史入方技晦哉然安知不以方技自晦也

東漢自表顧學之意分明以史統為己任然亦見前人虚心模彷不敢儳然自附於作者不似今人一味滿假

烏丸鮮卑東夷

評曰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撰錄西羌魏世匈奴遂衰更有烏丸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事豈常也哉

筆法古拙置之史記中不復可辨

蜀書

紀傳

二牧劉焉劉璋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劉歆見圖讖之文、則名字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圖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亂世、負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

王弇洲曰、說者以昭烈取劉璋、爲孔明之罪、或曰、孔明未嘗入

蜀也蓋龐統謀之也或曰昭烈之入蜀劉璋迎之也至蜀而後有疑乃始成師焉愚以為不然劉焉者雖帝宗也而不臣嘗為乘輿服御物絶貢賦矣曹氏欲扶帝以討之而力未及劉璋之嗣有地也非漢意也其入蜀也以迎其用兵也以郤何傷乎且是時荊州半與呉共之其勢必不足以立國有蜀而始可存漢之緒而進足以討賊愚以為孔明即與謀可也且取天下與存天下者異存天下不得已而權以濟之猶勝於汙而失天下者也昭烈之不殺璋佩其將軍印與其財而使之居公安慶之善者也

鍾伯敬曰三國時天下大勢在曹士之欲自效者必先趨曹張松以益州責於曹公曹公深心而失一松固失一益州蓋天留之以待先主也松之送益州於先主也固其第二義矣

評語議論激昂而肯則趨乎大正消多少睥睨之心

先主名備字玄德漢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

各有所長未可優劣

也、機權幹畧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避害二字識透先主本心、當操從容謂玄德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先主方自晦韜、而使曹公有此語、已被他看破、安得不驚而失措乎、閉門種菜、備則入已、皆是高飛深逝之念、或言操非不欲殺備、不能殺備、恐失人望耳、非也、天下無可殺之英

雄使必可殺則亦非上天生之之意浚井而出微服而過豈非避害之明鑒歟陳氏於評中特揭之可謂史眼

後主 名禪 昭烈子

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惑閹竪則為昏闇之后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為違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後玆制漸虧優劣著矣

裴松之曰教不妄下誠為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猶所未達案建武建安之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為美談經載十二益何

之六、豈別有他意、求之末至乎、亮殁後延熙之際、數盈二十、茲制漸黜、事又不然也、

昭烈臨終、令後主以父事亮、故建興十餘年間、軍國大權、並屬孔明、後主拱默、仰成而已、此在中人必有所不堪者、而後主略無芥蔕之嫌、及孔明不幸、一聞李邈離譖之言、赫然誅絶、無少疑貳、繼志述事之孝、尊師重傅之誠、後主蓋兩得之、嗚呼、其賢矣哉、

趙手數語、說得聳醒、為千古君人之鏡、要不出孔明親賢臣一段議論

二主后妃

甘后 吳后先主配 後主二張后 永理先主子 後主子璿瑤琮瓚諶詢璩凡七人

評曰、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之隆、莫尚於此矣、是故紀錄以究一國之體焉、

按孫盛蜀世譜云、璿第六人、蜀敗、諶烈自殺、餘皆內徙、值永嘉大亂、子孫滅絶、惟永孫玄奔蜀、李雄偽署安樂公以嗣禪後、永和三年、討李勢、盛爺戎行、見玄於成都、昭烈之後猶有存者、豈非天乎

諸葛亮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歟

王順渠曰孔明賢者也然不聽楊顒之諫而親較簿書卒為敵

人所窺不用魏延之策而誤信馬謖卒致街亭之敗二事皆其所短所謂智者千慮之一失也後人止見孔明之賢不宜有過遂一切從而為之辭所見陋矣

鍾伯敬曰孔明治國賞罰之信至通神明只是用申韓入妙今人看申韓自粗未得其微處而壞以法家少之耳

陳氏譏亮短於將畧可謂失言矣世俗以壽前人為亮所誅故志中多所斷抑余讀其評至用心平而勸戒明一語則知不足亮處是其識力不濟非有心之貶也諸賢互有可否惟張南軒一斷獨見武侯之大可謂千古知已

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趙雲彊摯壯猛並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歟

高帝初定天下而羣臣以醉爭功殿上拔劒擊柱帝心猒之叔孫通請定朝儀而朝廷始尊先主鼎峙之業未成方在草創擾攘之秋而羽飛侍立終日君臣之禮森然規模固已宏遠矣至如飛議以禮服馬超而雲之辭田宅請滅魏皆有古大臣識量

寧得僅以名將律之陳明卿譏評語未實豈誣也哉

龐統法正

評曰龐統雅好（盛德）人流經學思謀於時荊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
敗有奇畫策算然不以德素稱也儗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
其程郭之儔儷邪

蔡雲怡曰士元佳處頗多不暇細論只其性好人倫勤於長養
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
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
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
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嘻乎存此心也雖

日臧否人無怨矣

先主伐吳敗歸白帝亮嘆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觀孔明推許如此正之智術優已評兩人亦確但多擬之一段反不緊拔耳

許靖糜竺孫乾簡雍伊籍秦宓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糜竺孫乾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肥遯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謂一時之才士矣

鄭鴻逵曰靖避孫氏而屬意曹公者其心猶不忘乎漢室也觀其通書曹公拳拳以太公霍光望之蓋可見矣或曰不識捺之不可以為太公霍光也而欲附之不可謂知是不然以文若之賢周旋左右尚不知操之不可以為齊桓至議九錫而後悔恨

以殺身爲況文休遠在萬里之外乎且終身不失爲劉氏臣子其視優悠仇國恬不爲耻寧不謂之賢哉

悠揚流動具見風雅之遺

董和劉巴馬良陳震董允呂乂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實稱爲令士陳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皆蜀臣之良矣呂乂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黃薛之流亞矣

不謂通才

鍾伯敬曰張飛就巴宿巴不與語畢竟是巴心粗作漢末名士習氣主人自處無禮而坐視客之加禮於我巴輸飛遠矣巴在蜀以縋附非素懼見嫌猜恭默守靜而有此舉動抑豈涉世全身之道乎

可 歎

羅有持曰舉體清爽

劉封彭羕廖立李嚴劉琰魏延楊儀

評曰、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羕廖立以才拔進、李嚴以幹局達、魏延以勇畧任、楊儀以當官顯、劉琰舊仕、並咸貴重、覽其舉措、迹其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己也。(定案)

蔡雲怡曰、諸人皆非大罪、而魏楊尤為老詐、胎禍於蜀、蜀蚤被明眼人看破矣、蜀臣費禕使吳、孫權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以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後卒如其言、

句法蒼勁峭潔、對之如親寒璧

霍峻王連向朗張裔楊洪費詩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裔膚敏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陵遲況庸后乎哉

末路宕出别想寄託甚遠感慨多在言外

杜微周羣杜瓊許慈孟光來敏尹默李譔譙周郤正

評曰、杜微脩身隱靜○、不徬當世、庶幾夷皓之槩、周羣占天有徵、杜瓊沈默愼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博涉多聞、尹默精於左氏、雖不以德業為稱、信皆一時之學士、譙周詞理淵通、為世碩儒、有董揚之規、郤正文辭粲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處晉事少、在蜀多、故著於篇、

經○緯○錯○綜○有動宕歷落之致○一洗方整枯寂諸病○

黄權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張嶷

評曰、黄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馬忠擾而能毅○王平忠勇而嚴整、張嶷識斷明果、咸以所長顯名、發迹遐荒○時也○

未語悠然有味可爲長貧賤者觧嘲

蔣琬費禕姜維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姜維粗有文武忠立功名而翫衆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武侯亦為多事）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於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

宋宗玉曰議論切中利病真識達治道之言

裴松之謂蔣費為相克遵畫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喪外却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實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何以過於此哉如此駁陳氏信為正矣姜維死於鍾會之亂王順渠以為此棄

毋報應稽之天道良非遠也然壽議論可采推之於治必有可觀之効非獨追蜀往事而已也

鄧芝張翼宗預楊戲

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亢姜維之鋭宗預禦孫權之嚴威有可稱楊戲商略意在不羣然智度有短殆罹世難云

氣勁節堅擲地作金石之聲

呉書

傳

孫破虜討逆

評曰、孫堅勇摯剛毅、孤微發迹、導温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鋭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

孫子曰、孫氏兄弟、皆明略絶羣、創基立事、策之由也、自臨終之日、顧命委權、夫意氣之間、猶有刎頸、況天倫之篤、愛豪達之英

鑒豈吝名號於既往違情本之至實哉抑將遠思虛盈之數而
慎其名器者乎夫正本定名為國之大防杜絕疑貳消釁之良
謨是故魯隱矜義終致羽父之禍宋宣懷仁卒有殤公之哀皆
心存小善而不達經綸之圖求譽當年而不思貽厥之謀可謂
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孫氏因擾攘之際得奮其縱橫之志
業非積德之基邦無磐石之固勢一則祿祚可終情乖則禍亂
塵起安可不防微於未兆慮難於將來壯哉策為首事之檮有
吳開國之主將相在列皆其舊也而嗣子弱劣析薪弗荷奉之
則魯桓田市之難作崇之則與夷子馮之禍興是以正名定本
使貴賤殊邈然後國無凌肆之責後嗣罔猜忌之嫌羣情絕異
端之論不逞杜覬覦之心於情雖違於事雖儉至於括囊遠圖
永保維城可謂為之於其未有治之於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
其未達乎

卓操二人漢之賊中夏之大蠹也堅父子志欲除之興復漢室
而皆以享年未永弗成績業惜哉評特舉之以表其忠傑之氣
識亦偉矣

吳主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拔）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於讒說殄行胤嗣廢斃豈所謂貽厥孫謀以宴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權以易嫡抵亂舉父兄開創之業一生勤苦之積付之一擲初終之際烏可不慎哉

吳三嗣主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僭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皓之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羣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謀夕、其熒惑巫祝、交致祥瑞、以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或矢誓衆臣、予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況皓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邑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

文極明。寫三君所以致喪亡之故。歷歷可戒。不當遏於氣數。

列傳

劉繇。太史慈。士燮

評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里之土。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燮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慎。自貽凶咎。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然也。

柳揚合節。恍聞洞庭之奏。

妃嬪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孫權、皆有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今、殃流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為心平一為主者、然後克免斯累邪、

○二○字要體勘

審好惡則平矣、明貴賤則一矣、正家之道不易乎此、可見經史相為表裏

宗室

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況此諸孫式贊興初基式鎮據邊垂克堪厥任不忝其榮者乎故詳著云

傳中所載吳之支庶凡十餘人惟靜以通書不克終餘皆能發奮成其志業譜牒增光多矣

張昭顧雍諸葛瑾步騭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謇方直、動不為己、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閭巷（昭之賢益見）、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杖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騭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虛心長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錄焉、譚獻納在公有忠貞之節、休承脩志、咸庶為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宋宗王曰、策師禮張昭、昭臨亡以弟權託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即昭烈命武侯之意、然禪父事武侯、權初終不改

而權性忌狹、見疎遠、豈非韋顧於一言耶、與秦乘負芒之疑相
同、但云崇顯不及、非知權之心者也、
偕仲謀待昭不及策、形容昭之賢、是文家撲跌抄法。叙置蕭
散、而語意自涵永肯人。

張紘嚴畯程秉闞澤薛綜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為世令笵、孫策待之亞於張昭、誠有以也、嚴
程闞生一時儒林也、至畯辭榮濟舊、不求長者乎、薛綜學識規納、
為吳良臣、及瑩纂蹈允有先風、然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
諸。

王順渠曰、語曰、父子相隱、直在其中、瑩三世事吳、身為皓臣、一
旦恐心反面、暴揚舊君之短、略無顧忌、其有愧於李仁多矣。

宋潛嵐曰、詞極工苦、而無格尼之迹、通體瑩俊。

周瑜魯肅呂蒙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羣桀新盪剤城仗威東夏於時議者莫不疑貳（合力拒曹已定三分大勢）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實奇才也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譎郝普禽關羽冣其妙者（大失計係劉隙而踢浮之矣）初雖軽果妄殺終於克己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孫權之論優劣允當故載録焉

羅有持曰品人論事在得其大主腦赤壁之役白衣之計蜀呉離合所自起存亡得失全係乎此陳氏雖知其然而猶未睹其終也故寛蒙責耳

起勢突兀一瀉而下其頓挫之妙皆藏於者也烏乎閑觀字裡間未可忽過

程普黃蓋韓當蔣欽周泰陳武董襲甘寧凌統潘璋丁奉徐盛

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之所厚待也以潘璋之不脩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陳表將家支庶而與冑子名人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

四字合允方妙

周一韓曰都用虛字吸領氣脈故秀逸絕倫獨取陳表亦是文人篤好韓氣之習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聞呂據朱異施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構若範桓之越隘得以吉終至於據異無此之尤而反罹殃者所遇之時殊也

陳木叔曰世途吉凶儘有不可得而知者然君子益致其敬修未可盡委之於時遇也

末一則勢截而致五筆力矯矯

虞翻陸績張溫駱統陸瑁吾粲朱據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曠宇也陸績之於楊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周矣以瑚璉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賊夫人歟張溫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駱統抗明大義辭切理至值權方閉不開陸瑁篤義規諫君子有稱焉吾粲朱據遭罹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王順渠曰權既疾張溫名盛而駱統方縣言其美子由駁張安道救東坡事正與此相類

文燈岩曰觀此評則知權之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明矣然諸子

用晦之智概未之聞也非所謂各執其咎者乎披覽再過淒其
之色滿楮使吾潸然流涕

陸遜陸抗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未著摧而克
之固不如志予既奇遜之謀畧又歎權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
遜忠誠懇至憂國亡身庶幾社稷之臣矣抗貞亮籌幹咸有父風
奕世載美具體而微可謂克構者哉

王順渠曰伯言與闞公書詞語甚誠心計極譎雲長坦懷推心
竟爲所斃遜之滅族禍實基此至於掩殺石陽族誅步闡又其
次者耳

禍起於微患成於所忽讀威名未著二語使人藐物輕世之念

渙。然。氷。釋。

呉主五子

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為茂美之德。慮和並有好善之姿。規自砥礪。或短命早終。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庶干適、奮不遵軌度、固取危亡之道也、然奮之誅夷横遇飛禍矣。(俏。宕。)登和二子。繼承之良。保業之主也。咸不克終。而乃留皓也凶虐以促其祀。孫氏之祖父。必有大得罪於天者矣。

賀齊全琮呂岱鍾離牧周魴

評曰山越好爲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魏氏凡此諸臣皆克寧内難綏靜邦域者也呂岱清恪在公周魴譎略多奇鍾離牧蹈長者之規全琮有當世之才貴重於時然不檢奸子獲譏毀名云

（劭 枝）

贊諸臣先提出權之智畧可謂得振衰之法

潘濬陸凱陸胤

評曰潘濬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槩梗梗有大丈夫格業胤身絜事濟著稱南土可謂良牧矣

離折擾攘之時民生之不幸也非得良牧孰能出之水火而予以衽席乎史公所以三致意云

是儀胡綜徐詳

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辭之廣夏其榱椽之佐乎

沈長弁曰是儀功業不及呂岱而清約純和與之相似故福壽亦相次云每覽其事令人嘆羨無已也

整以暇風格亭亭

吳範劉惇趙達

評曰、三子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算役心神、宜於大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舍彼而取此也、

錢與立曰、裴松之駁孫盛議亦未當也、夫極數方可以知來、一籌寧可以盡數、此必別有覆射之術、而假籌以誑人耳、魏吳在運、供屬鬬伯、而魏據中原、規模先定、故當時英豪繼附、此之二方最先、且如達欲全身避亂、雖綴迹於二荀程郭諸吳之末、亦不爲悪也。何必遠涉江湖、踽踏僞朝、卒被發枯之禍耶。繇此觀之、東南王氣亦一時附會云耳。

諸葛恪滕胤孫峻孫綝濮陽興

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畧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況在於恪矜已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融之書則悔吝不至（一轉筆力趣宕）何尤禍之有哉滕胤厲脩士操遵蹈規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貴必危之理也峻綝凶豎盈溢固無足論者濮陽興身居宰輔慮不經國協張布之邪納萬彧之説誅夷其宜矣

王順渠曰元遜之才無媿乃叔所不足者無德以將之平北伐之論實與出師表同出一揆援引証據極盡古今事勢之變不可以其無成而遂此言之也新成之敗亦頗街亭但孔明反躬

此評又一變格創調清新誅人

自責故人忘其敗而元遜愎諫自賢故衆庶失望成敗之幾實決於此陳氏驕吝之説雖改評矣

闔捩在手操縱自如而輕重詳畧之間皆有神行

昌平坂學問所

王蕃樓玄賀邵韋曜華覈

評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羣籍有記述之才胡冲以為玄邵蕃一時清妙畧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予觀覈數獻良規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道之世而有名位强死其理得免為幸耳

岳舜牧曰斐亹曲折有雲溪林杳之致

引兩人之言為案而以己意斷之筆高識老

文化癸亥

日本政府圖書

卷之十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